



選文改造思想

第三集

光明日報社編印

光明日報叢刊

思想改造文選

(第三集)

光明日報社編印

思想改造文選 (第三集)

一九五二年四月初版

編輯兼
發行者 光明日報社

印刷者 光明日報印刷工廠

社址：北京西長安街三十二號

初版一印至九印1—66000

再版一印至三印1—36000

再版四印(52.8)1—12000

前 言

秦牧同志抗拒「人民教育」的批評的事件，在華南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中曾被引為典型加以討論，因為這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個人主義思想對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一個典型。

由秦牧同志思想問題的討論中，可以看出，知識分子若是以小資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指導工作，則工作必然失敗。因為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不符合今天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因此，也就不符合於今天廣大人民羣衆的利益。

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在秦牧同志思想問題的討論中，應該取得教訓；應該了解到今天的知識分子只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來改造自己、武裝自己，然後方能做好工作。否則，必然危害工作，也必然會損害到人民的事業。

目次

- 一 向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道路前進……………光明日報社論 (一)
- 二 秦牧同志抗拒批評的錯誤經過……………評民間團員秦牧同志抗拒批評事件 (六)
- 三 華南各民主黨派及文教界座談會記錄……………南方日報 (一三)
- 四 民盟廣州支部舉行大學教授座談會記錄……………批判秦牧同志的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展開華南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 (二三)
- 五 批判秦牧同志的錯誤思想的兩篇文章……………結合秦牧抗拒批評事件討論思想改造並認真批判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個人主義思想 (三二)
- 六 秦牧同志的兩次自我檢討……………張文 (四一)
- 一、關於抗拒批評的自我檢討……………楊奎章
- 二、關於我抗拒批評的再檢討……………

附 錄

- 一 從民主同盟的性質談到盟員的思想改造……………黃藥眠（四九）
- 二 民盟盟員應怎樣具體地進行思想改造……………鄧初民（五六）

一、向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道路前進

光明日報社論

——評民盟盟員秦牧同志抗拒批評事件——

中國民主同盟的盟員中，有許多人會參加過我國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有些同志在解放前就學習馬克思主義，並會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來看問題、寫文章。解放後，多數的同志對毛澤東思想，或多或少地有所體會。但是，在具體工作中，特別是遇到帶有原則性的問題時，有些同志往往容易失去判斷的能力。秦牧同志所表現的抗拒批評的嚴重錯誤行為正是如此。秦牧同志身為廣東省人民政府文教廳機關刊「廣東教育與文化」的執行編輯，在選擇稿件方面嚴重地違反中央教育政策之後，竟公然抗拒「人民教育」的批評，以「廣東教育與文化」來對抗「人民教育」，以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思想來對抗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什麼秦牧同志在解放前是一個進步的文藝工作者，是一個參加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人，而今天會在工作中犯這樣原則性的錯誤呢？找出秦牧同志發生錯誤的根源，是必要的；因為，這樣不但可以幫助秦牧同志改正錯誤，也可以幫助其他盟員同志以及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

秦牧同志的錯誤，首先告訴我們：知識分子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用小資產階級的觀點與方

法來做工作，必然會犯錯誤。這是因爲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是不符合於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性的，根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來辦事，是不符合於人民羣衆的利益的。

今天中國人民的利益是鞏固與擴大革命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綫，爭取反侵略鬥爭的勝利，爭取保衛世界持久和平鬥爭的勝利，而在國內則要求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向社會主義前進。這就是今天中國發展的方向、前進的方向。要完成這個任務，必須是由工人階級來領導，以工人階級的思想爲領導思想。工人階級的思想是大公無私的，工人階級要在全人類的解放中求得自身的解放。而小資產階級則不同。小資產階級參加革命，主要是由本階級利益出發，是爲了自身的生存，是爲了保持本階級的利益與生活方式。因此，就歷史前進的根本方向來說，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本質是保守的，反動的。它要保持本階級的利益與生活方式，就必然妨礙了新事物的發展，妨礙了人民的遠大的利益。這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中間等級，即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 and 農民，都是專爲救他們這種中間等級生存地位於滅亡而與資產階級作鬥爭的。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僅如此，他們並且是反動的，因爲他們企圖使歷史的車輪倒退。」馬克思和恩格斯還指出了小資產階級改造自己的前進的方向：「如果說他們是革命的，那就是因爲他們行將落入無產階級隊伍，那他們就不是捍衛着他們現時的利益而是捍衛着他們將來的利益，那他們就是拋棄他們固有的觀點而接受無產階級底觀點。」

所以，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必須認識到，自己雖然在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鬥爭中是站在進步的革命的方面，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今天雖然是合法的思想，但是在小資產階級思想本質中，却有其保守、

反動的一面。如果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認清這一點，不認識階級立場「給予人的認識發展以深刻的影響」，不認識「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實踐論），那麼，他也就不能瞭解自己的行動，就不能瞭解自己思想中保守、落後的成份怎樣影響着自己的行動。這樣，工作就必然會犯錯誤，以至造成嚴重的失敗。

要變失敗為成功，要變錯誤為正確，首先要使自己的思想認識符合於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符合於廣大人民羣衆的利益。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這就要改變自己的階級立場，從而改變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的觀點與方法。很明顯，保持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就等於是保持某種程度的保守性與落後性。這樣的立場不可能有正確的觀點與方法，不可能正確地引導工作和革命的勝利前進。許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工作中犯了錯誤之後，往往以「我存心向好處做，但能力不夠」，「事與願違」，「至少動機是好的」等等理由來原諒自己。這是因為他們沒有認識自己的思想的階級性，沒有從階級立場來檢查自己的緣故。

毛主席指示我們，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否要革命，並且不半途而廢，首先要看他是否願意打倒在他靈魂深處的小資產階級的王國。這就是說，要改造自己，首先要改變自己的階級立場，放棄小資產階級的立場，站到工人階級的立場上來。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學習好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好毛澤東思想，才能掌握原則，做好工作。

簡單地說，我們的原則，就是毛澤東思想在工作中的具體運用。一九三八年十月，毛主席在中央六中全會報告中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

不是把他們的理論當作教條看，而是當作行動的指南。不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字母，而是學習他們觀察問題與解決問題的立場與方法。只有這個行動的指南，只有這個立場與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學，才是引導我們認識革命對象與指導革命的唯一正確的方針。」應該承認，許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學習態度是與毛主席所指示的方法不相符合的。他們只是讀了一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字句、毛主席的一些名言，而沒有學習毛澤東思想，沒有學習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觀察問題與解決問題的立場與方法」。爲學習而學習，當然不能解決問題、避免錯誤。

總之，要學會在實際工作中具體運用毛澤東思想這一犀利武器，其先決條件是必須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學習毛澤東思想的觀點與方法，而不是站在小資產階級或任何階級的立場上。只有這樣，才能達到改造自己的目的，才能使毛澤東思想與自己的生活和/work血肉相連，息息相關，才能使已向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道路前進。

中國民主同盟已經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發動全體盟員開展思想改造運動，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來改造自己，提高自己，並要求全體盟員在改造並提高自己的過程中，來帶動廣大知識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運動。這是一件大事。正因爲如此，檢討秦牧同志的錯誤思想及其在工作中所表現的錯誤行爲，就有特別重大的教育意義。這不但幫助了秦牧同志本人，也幫助了全體盟員以及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一步認清自己、認清思想改造的重要性。

爲了民盟盟員的思想改造，爲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爲了完成民盟的政治任務，爲了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對盟員中間所存在的錯誤思想進行批評，展開嚴肅的思想鬥

爭，是完全必要的。因此，我們認爲民盟南方總支部及廣州市支部的同志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展開了對秦牧同志錯誤思想和錯誤行爲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應該加以贊揚的。全體盟員應該在批判秦牧同志的錯誤思想事件中取得教訓，爲改造自己，爲改造知識分子的思想而鬥爭。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二、秦牧同志抗拒批評的錯誤經過

華南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民主人士、各高等學校校長、教授和文教工作者，在黨的領導之下，爲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及貫徹中南軍政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關於開展各種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學習的決議」，已開始展開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這一運動，是通過以廣東省人民政府文教廳機關刊「廣東教育與文化」月刊的執行編輯秦牧（民主同盟廣州市支部委員）抗拒批評的事件作爲典型事例而開始的。

秦牧抗拒批評的事件是這樣的：

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出版的「人民教育」第三卷第三期發表了子堯、丕士的「對「廣東教育與文化」幾篇文章的批評」一文，批評了「廣東教育與文化」第二卷第五期「談廣東的私立大學」（作者：華南聯合大學秘書長葉啓芳）、同卷第六期「廣州人民教育的一個死角——私塾」（作者：蜀路難，即廣州市文教局主任秘書林寒流）、同卷第三期「廣州市第一次工農教育會議總結報告」（作者：廣州市文教局局長鄒屏）等三篇文章中的錯誤。「人民教育」首先指出：「廣東教育與文化」自創刊迄今，「從整個刊物看來，無疑地它對廣東文教工作者是有一定的幫助的。但在選擇稿件方面，却存在着極

不慎重的態度，其中有的文章，自作主張，違反中央政策，對當前教育工作，發生了很壞的影響。」

接着，「人民教育」對葉啓芳的「談廣東的私立大學」一文，指出它的內容是十分荒謬的，因為作者認爲在新民主主義社會，私立大學雖然有存在的可能和必要，但它的前途困難很多。作者強調「困難」，不知道「私立學校應根據人民政府的方針政策，以國家主人翁的責任感，積極和主動地、並有計劃有步驟地改革學校的制度、教育內容和教學法。」（全國高等教育會議總結）不知道「私立學校改造的關鍵，」在「教師……進行政治學習，並着重地對學生進行革命的政治教育。」（全國高等教育會議總結）作者不這樣去理解問題，竟自作主張，認爲「唯一的辦法就是私立大學的聯合辦理。」作者並在文末強調：「私立大學要在目前這一時期，從速作移交國家辦理的準備，轉爲公立大學。」「人民教育」指出：作者這樣的提出問題和片面的解決辦法，與中央規定的「公私兼顧」，「對私立學校採取「積極維持，逐步改造，重點補助」的方針」（全國高等教育會議總結）是完全違背的。這樣就要引起私立大學的思想顧慮，覺得沒有前途，更不會主動地進行思想改造。這樣就要發生很壞的影響。

在「廣州人民教育的一個死角——私塾」一文中，作者把私塾比之「海南島、台灣、蔣美會以之爲死角」，因此，要把它消滅、淘汰。「人民教育」指出：這種比法是非常錯誤的。並指出：私塾必須改造，那是肯定的，但不是採取簡單的消滅，「消滅死角」的辦法顯然是與改造舊教育的方針不符合。現在的問題主要是如何加強領導，逐步改造，幫助這些教師進步，在教材教法上輔助他們，使教好學生；進一步再分別情形逐漸轉變爲正規小學。指出作者的這樣的命題、觀點和結語，會發生不好的影

響。

在「廣州市第一次工農教育會議總結報告」關於「如何執行中央的方針」一項中，作者這樣寫道：「我們以文化爲重，不是不要政治時事學習，而是要利用文化學習以外的時間採取座談等方式進行。」「人民教育」指出，這對當前的工農教育應以文化教育爲主結合政治時事教育的方針，是顯然體會得不夠的。是把文化學習和政治學習對立起來，割裂開來了。指出：如果我們不注意通過文化教育，啓發和加強政治認識、生產熱情與技術，那就會變成爲識字而識字，爲學文化而學文化；這樣不僅不會提高政治水平和生產技術，最後文化學習也會垮台。

「人民教育」指出，這幾篇文章的觀點，「都帶有原則性的錯誤」，「希望能引起「廣東教育與文化」編委會的注意，並設法予以補救。」

「人民教育」對「廣東教育與文化」的這一批評是完全正確的。「廣東教育與文化」的執行編輯秦牧對於這一正確的批評，不但不虛心接受、進行檢討和設法補救，反而採取了一味蠻橫的抗拒態度。他死死地抱住了他的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所謂「自尊心」，不認識「人民教育」這一正確的批評，是幫助地方刊物進步，幫助地方刊物提高質量，達成任務；反而十分錯誤地認爲：這會貶低地方刊物的「威信」，於是他「心存反感」。他不肯承認這三篇文章的觀點有原則性的錯誤，他寫信徵求原作者的意見，原作者也不肯承認有原則性的錯誤，原作者之一的鄒屏，反而這樣看問題：「認爲『這是兩個普通幹部寫的』，『是搬教條的』，『於是回信給秦牧，認爲『並不值得批評和討論』。結果，「廣東教育與文化」，祇是輕描淡寫地在該刊第三卷第四期上發表了「關於本刊一些文章、地

圖的檢討」一文，僅僅承認葉啓芳的「談廣州的私立大學」一文有缺點，對「廣州人民教育的一個死角——私塾」、「廣州市第一次工農教育會議總結報告」兩文，却認爲「沒有什麼原則性的錯誤，只是語義明確與否的問題而已。」並且寫了一封信給「人民教育」，堅持對上述兩文的錯誤論點，而且十分蠻橫的在信中這樣寫道：「該兩文的作者是廣州市的文教局長和主任秘書，對政策常識是懂的，不會動不動就犯原則性的錯誤。」

秦牧的一味蠻橫抗拒「人民教育」正確批評的心理更進一步發揮到了極致的地步，他滿懷着憤憤不平企圖報復的情緒，把他自己和「人民教育」的批評對立起來，站在個人主義的立場，竟認爲「人民教育」的批評是「無理取鬧」，是在故意攻擊他，於是他便採取了「你來我一拳，我便踢你一脚」的態度，冷嘲熱諷地寫了一篇題目「對「人民教育」批評各地教育刊物的批評」的文章，寄給「人民教育」算是作爲對「人民教育」的批評的「回敬」。而且十分傲慢地聲明「這篇文章由自己具名負責」。

秦牧在文章中，一方面仍舊固執地堅持自己的錯誤的看法，認爲「人民教育」的批評，只「着重在消極的指摘，却忽視了積極的表揚」，使地方刊物受了損害。認爲「人民教育」的批評「有斷章取義、誇大歪曲的毛病」，認爲「人民教育」對「廣東教育與文化」林、鄒兩文的批評便是「斷章取義、誇大歪曲」，說「把一個語義明確與否的問題擴大爲「原則性的錯誤」是不能服人的」。另一方面抱着回頭倒打一下的報復態度，對「人民教育」提出了批評與指摘，甚至說「「人民教育」上的這類批評，又常常對各地教育刊物採取一種「一句禿驢罵通廬」的態度。」

秦牧在這篇文章中更加暴露了他的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思想，和基此而產生的抗拒批評抗拒思想改造的蠻橫態度。

「人民教育」對「廣東教育與文化」月刊社的來信和秦牧的反批評，在第三卷第六期中（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出版）作了答覆，並對「廣東教育與文化」月刊社和秦牧所犯的錯誤，提出了嚴肅的指正。指出：「秦牧同志對『人民教育』的批評，雖然有部分是對的，但總的態度是極不虛心的，對別人的批評不是耐心的分析研究，而是把批評與自我批評庸俗化，一味蠻橫的抗拒，甚至要回頭倒打一，這種情緒，是異常惡劣，應該嚴肅指正的。」指出：「如不加以深刻檢討，是很難得把我們編輯教育期刊這一思想工作搞好的。」

秦牧對「人民教育」的這一指正，至此仍舊採取抗拒態度，廣東省人民政府文教廳蕭萬英副廳長曾一再和他談話，要他自動的提出檢討，但他總表示不願意，滿不在乎的說「毋須答覆」。

十一月二十八日，南方日報發表了秦牧抗拒批評事件的全部有關文件，並發表了社論：「應當歡迎思想改造」，對秦牧抗拒批評的事件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批評，指出這件事情的本身，對於華南文教界有着特別嚴重的教育意義。

這之後，秦牧才在十二月八日的南方日報上作了自我檢討（見本書第四十一頁「關於抗拒批評的自我檢討」一文）。但是他的檢討是不够深刻的，他僅僅在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思想範疇中對自己的錯誤作了一些「反求諸己」的修正，仍然在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思想範疇中兜來兜去，仍然沒有認識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要進行思想改造，必須首先澈底粉碎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因此仍

然不能解決自己的思想問題。

因為秦牧始終把自己固封在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堡壘中，所以他對待自己的工作，也始終祇是從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主觀願望——個人的興趣出發。他沒有把自己的工作和人民革命事業結合起來，他沒有認識「爲人民服務」的道理。他會一貫表示不願做政府機關的工作，錯誤地認爲在政府機關中工作是一種「支出」，是一種不願盡而又不得不盡的無可奈何的「義務」。他只希望「教幾點鐘書，有空寫寫文章」。一句話：個人主義。

在編輯「廣東教育與文化」時，自然，他就抱着他的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來對待這項工作了。他不能也不願懂得，這個刊物應當遵照當前的教育政策，面對中小學教師，尤其是小學教師。他完全依照他的主觀願望，只希望把這個刊物編成一個裝璜美麗，內容洋洋大觀，名氣十足的巨型雜誌——甚至是「權威」雜誌。當「人民教育」指示調整全國文教刊物，省級以下的刊物應當面向鄉村小學教師時，秦牧便表示不能同意。後來廣東省人民政府文教廳秦元邦副廳長從北京開會回粵，傳達中央教育部這個指示時，秦牧也還是沒有表示接受，以滿不在乎的態度對待這一指示。

抱着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思想，當然不能正確的認識和很好的執行人民革命事業中的任何工作，當然不能認識和接受人民政府的政策而只知抱着他的個人的興趣去對待工作，當然要造成像秦牧這樣的抗拒人民政府政策和抗拒正確批評的事件。

秦牧是中國民主同盟的盟員，而且是民盟廣州市支部的委員。他多年以來從事文學創作和文化工作。他在政治上說來基本上是進步的。因此，秦牧抗拒批評的事件，已在華南各民主黨派人士中及華